

悲剧皇帝 溥仪

——
伪满宫廷秘史

周君适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7=72
6:1



K827=72
Z776:1

悲剧皇帝溥仪

——伪满宫廷秘史

周 君 适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蒲其元

封面设计：高 群

技术设计：古 蓉

悲剧皇帝溥仪
——伪满宫廷秘史
周君适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江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1/32 印张 7 插页 6 字数 124 千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7-220-04161-6/K·578

印数：1-10000

定价：9.10 元

前 言

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的末代皇帝，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末的一个皇帝。在溥仪之后，“皇帝”这个称号便成为历史名词了。这是划时代的一个巨大变革。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篡夺了革命果实，以优待皇室为交换条件，迫使清廷交出了政权。因此，溥仪仍深居九重，拥号称尊，长达十三年之久。在这段时期，不仅遗老们依然奉宣统年号为“正朔”，而且担任着中华民国总统的黎元洪也称溥仪为“宣统大皇帝”，这确是旷古未有之奇闻。

一九二四年，溥仪被冯玉祥驱逐出宫，在郑孝胥、罗振玉等人挟持之下，逃到天津，成为日本侵略者的笼中之鸟。奉系军阀张作霖还向他磕头，直系军阀吴佩孚

还向他上表称臣，一些失意的军人政客，外国的政治骗子，都和溥仪有千丝万缕的瓜葛。由于这些因素，使溥仪长期沉醉于“重登九五”的迷梦之中，围绕着他的遗老们亦视他为可居的“奇货”。“九一八”事变后，溥仪终于被日本侵略者挟持到了东北，成为伪满洲国的不折不扣的傀儡。

了解溥仪情况的人，将有关史实与轶闻一一记载下来，作为研究历史的参考，是有意义的。

我的岳父陈曾寿是溥仪之妻婉容的师傅，我因为替婉容抄写课本，随从到东北长春，以后又在伪满宫廷内任职，在溥仪身边生活达十二年之久，对溥仪以及清末遗老的情况了解得比较多。一九四三年，我离开了长春以后，曾经考虑过，把自己的所见所闻记载下来。但迟迟至今，迄未着笔。现在应四川人民出版社之约，写出这篇杂忆，也可以说是了此宿愿吧。

我和溥仪见面是一九三二年，但是，有关的回忆需要从一九二〇年我十七岁时写起。因为，那时我已经认识了康有为、沈曾植、陈三立、朱孝臧、陈夔龙、胡嗣瑗、冯煦、郑孝胥等人。他们都是清室遗老中的重要人物，有的是戊戌维新的主要角色，有的与庚子事件有关，有的参加过张勋复辟活动，有的是卖国求荣的大汉奸。在他们茶余酒后闲话之中，我听到了不少轶闻轶事，虽然只是一点一滴，但把它记载下来，多少是与清

末民初史实有关的。

我的这篇杂忆，凡是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已经写过的，尽可能不再重复，有的虽属同一事件，但由于溥仪所处的地位角度不同，我还是就自己的所见所闻，把它写下来，以便互相对照；有些情况则是溥仪所没有写的，或是在《我的前半生》中散见于各章节，不够系统的，我把它比较系统地写在这里，使之条理化。不过我所了解的也只限于宫门以内，至于宫门以外的情况则了解得太少，还是有局限性的。

为了珍重史实，我所叙述的事实情节，尽量存真，不加虚构。即使有少许绘声绘色之笔，也不过在事实上略加点染而已。因此，我这些回忆，在史实的真实性上是可以对读者负责的。但是，事隔半个世纪，我已迟暮之年，精力衰退，记忆模糊，讹误疏漏之处定然有之，尚希读者予以批评指正。

周君适

一九八〇年五月

目 次

前 言		(1)
第 一 章	我走进了小天地.....	(1)
第 二 章	苍虬阁的座上客.....	(8)
第 三 章	康有为卜居丁家山	(14)
第 四 章	断简残篇中的回忆	(27)
第 五 章	上海的遗老生活	(35)
第 六 章	溥仪离开了紫禁城	(55)
第 七 章	静园里的形形色色	(66)
第 八 章	旧地重游	(75)
第 九 章	土肥原来了	(85)
第 十 章	溥仪溜到旅顺	(95)
第 十 一 章	旅顺一月.....	(101)

第十二章	傀儡登场	(111)
第十三章	如此“共存共荣”	(122)
第十四章	关门皇帝起居注	(135)
第十五章	登极大典	(145)
第十六章	溥仪两次访问日本	(154)
第十七章	溥仪的家庭	(161)
第十八章	王公大臣及宗室子弟	(171)
第十九章	郑孝胥的下场	(181)
第二十章	“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	(189)
第二十一章	《帝位继承法》	(194)
第二十二章	陈曾寿罢官	(198)
第二十三章	儿皇帝的末日	(207)

第一章

我走进了小天地

往往一件平淡无奇的事情，在脑子里却会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比方说：“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这两句诗，在杜甫的诗集中，并不算是警句，但是，我每每读到它，就会引起遥远而复杂的回忆。

说起来已经事隔六十年了。我十六岁（1919）和湖北浠水陈曾寿的长女邦巽订婚以后，就经常听到老人们摆谈，知道陈曾寿的曾祖父陈沆是嘉庆年间的状元。学识渊博，尤长于诗。与当代大文人龚自珍、魏源结为至友，名重一时。所著有《简学斋诗集》及《诗比兴笺》各一卷，陈沆之子陈廷经，翰林，官至掌京畿道监察御史。陈家一门，翰林、进士、举人联翩不断。我的姑祖母是陈沆的孙媳，生下了陈曾寿等兄弟七人。光绪壬寅

科乡试，陈曾寿兄弟三人同科中举，而且都名列前十名。陈曾寿连捷中了进士，官至广东道监察御史。辛亥革命后，袁世凯请他出任提学使，他不就，卜居杭州西湖。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陈曾寿出任学部侍郎。复辟失败以后，仍回到西湖卖画。他擅长诗词书画，诗名与江西义宁陈三立、福建闽侯陈衍并称“海内三陈”。我和陈曾寿的长女订婚的次年，他不许我进“洋学堂”，把我接到西湖陈庄随他读书。当我走进陈庄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大门上贴的一副春联：“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这副春联是用红色纸写的，我到陈庄时是夏季，经过半年的风吹雨打，红色已经变成灰黄色了。

陈庄是一座面临湖水的小园林，坐落在苏堤第一桥外小南湖，环境幽美，花木扶疏。陈曾寿的书斋“苍虬阁”里，桌上的文具纸张摆得很零乱，书架上和矮榻上都是层层叠叠的线装书，墙上挂着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四张相片，还挂着宋徽宗赵佶画的《晴麓横云》和元朝吴镇画的《苍虬图》，“苍虬阁”的名称就是由这幅画而来的（吴镇，字仲圭，又号梅花道人，为元四家之一）。另外就是陈曾寿自己的书画，所署年月都用“宣统”年号。陈曾寿指着曾、胡、左、李的相片说：“这都是本朝的中兴名臣。”他叫我“多看《曾文正公家书》，在这一部书里，为人处世的道理，无所不

包。”谈话之中，我问他大门上贴的那副春联，用“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寇盗莫相侵”两句杜诗，是什么意思？陈曾寿感慨无量地说：“本朝享国二百六十多年，列祖列宗深仁厚泽，尤其是康、乾两朝一百二十年的承平盛世，奠定了开国规模，真是民安物阜，海晏河清。今上冲龄践祚，天亶聪明。虽然辛亥逊位，但是，根据‘皇室优待条件’，帝号并未取消。这个条件，不仅为全国臣民所共知，而且为欧美列强所公认……”他谈到这里，沉默了半晌，站起来缓缓地踱着方步说：“‘北极朝廷终不改’，是指的大清气数未终；‘西山寇盗莫相侵’，‘西山’两个字是借用来隐射国民党的，……”接着就大骂袁世凯，大骂国民党，越骂越是气愤。

陈曾寿的书房有两间，一间就是“苍虬阁”；还有一间，当门院中横卧一块太湖石，两头向上翘起，像一柄如意，这间书房取名“石如意斋”。从“苍虬阁”的窗户望去，正对苏堤第一桥，桥外是雷峰塔和净慈寺。南屏晚钟在雷峰塔侧面，花港观鱼在第一桥与第二桥之间。陈曾寿悠然自得地说：“西湖十景，我住的这个地方已占有其四了。”他顺口念出“雷峰古拙如老衲，保俶玲珑似美人”两句古诗，并且谈到这两座塔都是五代时期吴越王钱俶修建的。钱俶信奉佛教，他有个妃子姓黄，雷峰塔是为黄妃修建的，所以又名“黄妃塔”。钱俶又为自己修一座塔，起名“保俶塔”，都是“结善因

缘”之意。陈曾寿把他的得意之作《临江仙》词两阕念给我听：

“修得南屏山下住，四时花雨迷濛，溪山幽绝梦谁同。

人间闲夕照，销得一雷峰。极目寥天沉雁影，断魂凭

谁证疏钟，淡云来往月朦胧。藕花风不断，三界佛香中。”

“七十二阑红不断，绕廊荷气深深，斜阳无限付沉吟。

塔尖双卓笔，堤影一张琴。镜里秋妆看更好，低鬟密

簇瑶簪，晚来天色坐中沈。四围飞冷翠，都落玉盘心。”

小南湖对岸有一座山，与陈庄仅一水之隔。陈曾寿

指给我看，那就是“九曜山”。明末遗臣张煌言的祠墓

就在九曜山脚下。张煌言字玄著，又字苍水，浙江鄞县

人，崇祯十五年举人。南明亡后，张辅鲁王监国，继续

抗清，转战苏浙间近二十年。失败后，为清兵所擒，不

屈而死。临刑时，举目望吴山，长叹说：“好山色！”赋

绝命诗两首：

“义帜纵横二十年，岂知闰位在于闽。桐江空系严光

棹，笠泽难回范蠡船。生比鸿毛犹负国，死恃碧血欲脂

天。忠贞自足孤臣事，敢望千秋青史传。”

“国亡家破欲何之，西子湖头有我师。日月双悬于氏

墓，乾坤半壁岳家祠。惭将赤手分三席，特为丹心借一

枝。他日神游东浙路，怒涛岂必属鸱夷。”

《清史稿》为张煌言立传。乾隆四十一年入祀忠义祠。

陈曾寿略述了张煌言的殉国历史以后，立即带我绕过苏堤第一桥，凭吊张煌言的祠墓。

墓道两侧的“翁仲”大都倒卧在荒烟蔓草之中，祠堂也只剩一片断瓦颓垣，连一个游人都没有。陈曾寿慨叹着说：“西湖有三处忠义的坟墓，岳坟是人所周知的；于忠肃公墓（明代名臣于谦之墓）则知道的人不多；至于张苍水墓，几乎湮没无闻了……”我们面对这种荒凉景象，惘惘对立。突然，从乱草丛中窜出了一只鹿子，朝着九曜山飞奔而去。

我们回到陈庄，陈曾寿继续为我讲述明朝士大夫的气节，他指着书案上一方古砚说：“这一方古砚是明天启年间赵南星弹劾魏忠贤起奏草用的，因为砚背上有两个‘眼’（端砚有斑点痕谓之眼），一个眼形似月牙，一个眼似星，赵南星把它命名为‘东方未明之砚’，并在砚背刻了几句‘铭’。你瞧，这是非常可珍的古砚，它是不同于一般骨董的。”我看那砚铭是：“残月晖晖，太白皎皎。鸡三号，更五点，此时拜疏击大奄。事成策汝功，否则同汝贬。”旁署“梦白居易题”（赵南星字梦白）。正面上端刻“东方未明之砚”六个字。

陈曾寿任监察御史时，曾用此砚起奏稿，弹劾袁世凯和庆亲王奕劻。稿尚未定，隆裕太后已颁发了“退位诏书”，因此，这封奏折已来不及上递了。

陈曾寿并不叫我读四书五经，而叫我多读史书，作文章也只出史题，有时也出题作诗或填词。他的诗师法杜甫、李商隐。同时，最推重唐末的韩偓，他画了一幅韩偓像，赞语是：“虎须曾捋，鸾翻终全，身酬雨露，留命符天。”他把自己与溥仪比作韩偓与唐昭宗的关系，把袁世凯比朱全忠。他谈起历史来，无时不流露末代君臣之感。陈曾寿的著作有《苍虬阁诗集》十卷，续集两卷，《旧月簃词》一卷。

到陈家不久，我深深敬佩陈曾寿的学识渊博。并且，陈庄这样幽静的环境，确是最适宜于读书的好地方。但是我又感到陈家的规矩太大了，最使我伤脑筋的是磕头。逢年过节，或者是某某生日（包括小孩生日），都要向每位尊长磕头，尊长只略弯弯腰就算还礼；同辈兄弟姐妹也要对磕，直磕得晕头转向。至今我还记得有一天陈曾矩（陈曾寿的三弟）的生辰，我去向他拜生，在院子里相遇，我叫了一声“三表叔”，连忙跪下磕头，不防恰恰跪在一摊鸡屎上，糊了一膝盖的鸡屎。本来我从小总是盼望过年过节过生日好耍，但是，在陈家每逢年节，简直是灾难的日子到了。

不仅规矩大，而且忌讳也多。写字要避“圣讳”、

“祖讳”。有一次，我写一个“儀”字，陈曾寿沉着脸说：“这个字是今上的‘圣讳’，应该缺末笔。”他拿起笔来写了一个“儀”字，叮嘱我“以后记住，要这样写。”此外，署年月不许用公元或民国字样，要写“宣统”年号，或写干支，月份写阴历某月；不许说“前清”、“满清”，要称“本朝”。我每次写错了，说滑了口，就碰钉子。日子久了，才慢慢习惯过来。我的曾祖父也是个大官，正门上有“中丞府”匾额，大厅里有御赐“福寿”字，有写着“漕运总督部堂、山东巡抚部院”的高脚灯笼、八抬大轿等等。陈家虽然看不见这些东西，但是繁文末节和严禁触犯的忌讳，却比我家多得多。呆在这个小天地里，连空气都变了。

第二章

苍虬阁的座上客

陈庄的空房间不少，但是空房也不让我住，却指定我在附近蒋庄下榻。这是因为未婚夫妻是不能见面的。蒋庄是一座西式楼房，围绕着杨柳桃花，原名“小万柳堂”，房主廉泉，后来卖给一个回族人蒋国榜，把廉庄改名蒋庄。蒋国榜住在上海，蒋庄楼上无人，楼下只有一个看守的老人。我住在楼上，下临湖水，面对雷峰塔和苏堤第一桥（映波桥），环境幽静并不亚于陈庄。我每天在蒋庄住读而去陈庄吃饭，陈曾寿经常到蒋庄来查问我的日课。

一个雨后的清晨，我正在房里继续画昨天未完成的一幅山水画。突然走进来一个身穿长袍马褂的人，向我恭恭敬敬地请了一个安，叫一声“周少爷”，递给我一

张大红名帖，上面写着核桃大的“冯煦”两个字，随即走进一个须发如银的清瘦老人。拱手落座以后，老人先开口问：

“周世兄是仁先侍郎的东床么？”

“是。”我有点惶惑不安。

“我和令岳是至好，昨晚才从上海来，就在楼下暂时下榻。”

我不知道来者何人，没有什么话可说。老人含着微笑，站起来看我的画，顺手翻了翻桌上的书，回头赏玩一会窗外的风景，拱手告辞下楼去了。我送走老人以后，看看时钟离午饭时间还远，因急于想打听这个老人是谁，便带上那张大红名帖到了陈庄。刚走进苍虬阁，陈曾寿身边正站着一个女郎，看了我一眼，一闪身便跑进里屋去了。

“你今天来得这样早？”

陈曾寿含着微笑问。

“……”

我明白了，那个女郎就是她。本来是表兄妹，而且又已订亲，却又不准见面，如此躲躲闪闪的，心里怪不自在。我拿出名帖给陈曾寿瞧，问这个人是谁？刚才来看过我。

“啊，梦老！”

陈曾寿带着尊敬的表情，向我介绍“梦老”的来